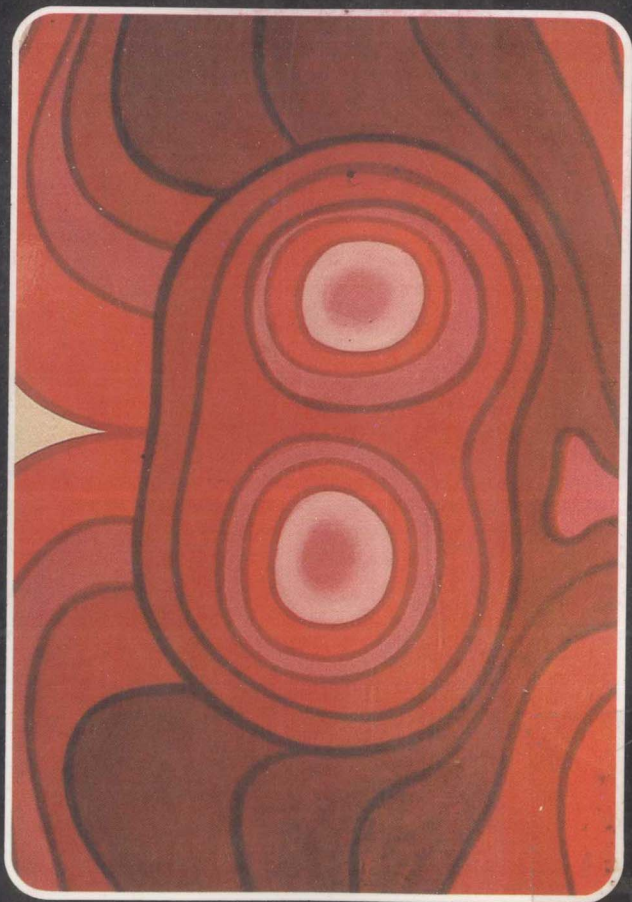


科幻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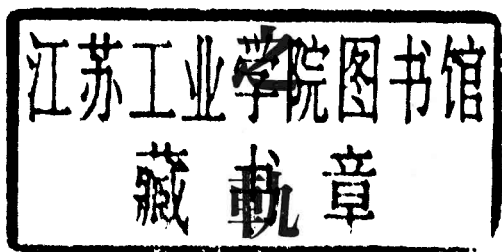
# 鐘之軌跡



國家科幻叢書

12

鐘



跡

---

王凱竹 譯著

---

國家出版社印行

---

不准翻印  
有著作權

## 鐘之軌跡

國家科幻叢書12

特價：80元

---

總策劃：林 洋 慈  
總編輯：王 麗 芬  
譯著者：王 凱 竹  
出版者：國家出版社  
發行所：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公 司：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26之8號三樓  
電 話：391-2425 • 391-4261 • 391-7918  
392-6748 • 392-6749 • 351-0917  
印 刷 所：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632號 70.3出版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國家科幻叢書」序

自從阿波羅太空船成功地月球上登陸之後，人類對宇宙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宇宙不再是一個「廣大無垠的另一世界」，地球也不再是「狹窄長巷裏的內院」，人們似乎認為宇宙已探囊可得。它揭穿了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迷障，也提起人們對科學的興趣，不斷地編織出對未來世界的冀望與啓迪。

科幻小說正式名稱爲科學小說（Science fiction）。科幻，顧名思義是科學與幻想二種模式的結合，並且成爲科學與文學間的一道橋樑。它並不故弄玄虛，而是將科技理論（無論是現在或未來）以小說型態呈現給讀者，增加其趣味性與幻想性。因此「科技」二字遠比「科學」更恰當也更吸引人。

一本好的科幻小說必須合乎邏輯，不與現實脫節，而且更應該具備「未來歷史」的本質。它與靈異神怪的故事截然不同，它不是妄想，而是真誠地對未來變化做出戲劇性揣測。

其價值不在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在於提出正確的問題。科幻小說的範圍並沒有限制，主要還是著重於它在讀者心中產生的持續感。雖然發生年代大半寄託於未來，可是却使讀者感到就發生於眼前。換句話說，讀後所產生「煞有介事」的感覺，就是科幻小說成功的要素。本叢書即針對此原則，使科幻主題涵蓋了海洋、太空、心靈、電腦、外星人等類別，陸續地將正確的科幻觀念介紹給讀者，是一系列極具啓發性的讀物。

科幻文學已逐漸成爲西方文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但國內尙處於萌芽階段。雖然這些年來曾有人譯著科幻小說，偶爾電視、電影也曾放映一些科幻影片，但始終未能蔚爲風氣。筆者認爲要使科幻文學在國內生根，除了要借重大衆傳播鼓吹科幻文學的時代意義外，正本清源仍需由科幻小說入手，灌輸國人對科幻文學的觀念。

由於「科幻」能很準確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技水準，也能觸發人類對未來的思考力，因此筆者深深希望能藉此叢書引起大衆對科幻的注意與瞭解。我們深信科幻文學必能因此爲現代文壇帶來新局面，同時也更激發國人探討科幻的興趣。

# 楔子

說起來，我還不大够格被稱爲喜愛作夢的人，去過最遠的地方也沒超過烏塔；但我曾瞭望商隊涉水渡過史加河，也曾到過「睡貓園客棧」的吸煙室，聆聽我的老前輩們講故事，我猜想大部份愛作夢的人都會如此。不過在目前這個時代，像我們這樣的人已經愈來愈少了。在過去的黃金時代裏，一個從清醒世界來的人如果住進夢幻之地的客棧裏，可以保證找到一兩個來自同一世界的伙伴，對作夢有同樣的偏好。像這個樣子，故事還會不愈積愈多嗎？

你會聽見很多有神奇魅力的人名和地名，使你脈搏加速，幻想也不斷閃爍，當然說故事的人在提到英雄事蹟和神奇經歷的時候，也會感到一陣陣的快感。有人必然會提及古蘭和賈倫道……或皮雷察。你可能會爲皮雷察的悲慘下場戰慄不已，也會爲其他人的冒險事蹟驚訝得喘不過氣來。唉，這些夢想……

不過，我覺得自己也不該抱怨得太厲害，因爲我忽然想起最近曾聽到兩個故事，覺得非

常精彩。也許是湊巧，這兩個故事我都是在烏塔的睡貓園客棧聽到的。

第一個故事相當怪異曲折，它提到在各個不同時間及空間的世界，這種時空存在性已超過一般人的領悟力。它也提到在多重宇宙中飛揚的微小粒子，它沒有空間性，也沒時間性，除了在最大膽的科學理論和玄學中曾提到過它之外，它的一般性質並不為世俗之人所承認。這個故事也談到各個空間的路徑，經過陰暗的走廊就可到達臆想中的神秘之地……而且這些看起來似乎不可能到達的地方只不過在時光之鐘的一個角落而已。

其實老早以前古泰德就知道有「時光之鐘」這種東西，不過用此名稱去稱呼那種機器完全不恰當。它是老一輩神祇的玩物，那個時代要比最古的傳說還早，那個時代也遠超過人的想像。時光之鐘是一種通道——可通往任何東西！它是一扇門，穿過它就能進入奇妙、歡愉、美麗的世界，不過它也是一個黑暗的深坑，可進入最隱秘的洞穴之中，充滿邪惡和淒厲，以及無可名狀的恐怖。

我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是敘述在最初時光之鐘如何落到狄曼瑞手中，這個故事我以前已經聽過。不過可能有人還不太清楚這件事，所以我談第二個故事之前，先把這個故事概略重述一下，但我覺得最好還是把時光之鐘本身說明一下。

毫無疑問，這個鐘的歷史相當奇異和幽僻，足以刺激起對神秘怪異故事愛好者的胃口（

相信你也是其中一個，否則你就不會讀這本書）。首先儘可能以我有限的知識追溯一下它的存在歷史——或者說它的古怪傳遞過程。看起來它曾屬於尤基喜馬拉第所有，他是神秘的華海理的一位印度朋友。喜馬拉第和華海理都曾經是一個靈魂現象學研究團體的會員，時間大約是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間，這個社團位於波士頓。喜馬拉第曾當着社團所有會員的面發誓，他是唯一去過陽和的活人，陽和是一個久已湮沒的殘破古蹟。他不但去過，而且還從那個極具吸引力的古都市墓地帶回來一些東西。

不知出於什麼緣故，尤基喜馬拉第把那個鐘當成一件禮物送給一個名叫狄安田的人（他大概是有史以來美國最偉大的神秘學家，也是這個故事的主人翁的父親）。狄安田把這個鐘存放在紐奧良的別墅裏，他在此處潛心研究各種大自然的奧秘，這已成為他生活的最主要目的。究竟他發現了多少秘密，沒有人知道，但是在狄安田死後，這個鐘連同一些稀有的古董全都賣給一位法國收藏家。

以後這個鐘的歷史就不太清楚，但在多年之後，這座鐘又出現在倫敦的古董家具拍賣場上，被古泰德買下來。他曾費了很多工夫去找尋那位法國收藏家的下落，可是毫無一點頭緒，似乎那個人已經從地球表面消失。

現在再來談談古泰德這個人，他對發掘星卜之學、奇說怪談、古老神話等等都極感興趣



，在這方面毫無疑問可算是個天才。他在我故事中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雖然他的事大家都已知道，但我還是要補充一些他苦心鑽研時光之鐘的事。他花了很多年的光陰在這個裝置上，由於日夜縈繞於心，已到了着魔的程度。在早幾年，古泰德每天都會坐在書房中，雙手支着下頷，苦苦思索這個時光之鐘所帶來的謎團，它形狀像個棺材，發出異常古怪的滴答聲，由於體積龐大，就被置於屋角。說它是一座「時鐘」實在很勉強，它有四個指針，移動的方式與任何現有或假想的計時系統都不相同。當一個人望着它巨大的鐘面，雙眼就會跟着它那設計複雜怪異的象形數字旋轉個不停。

在古泰德研究各種較不傷腦筋的個案時，都會儘可能撥出餘暇，使自己的注意力回到這座鐘上，雖然像這樣的研究通常沒什麼效果，但也不能說它完全失敗。他一直相信自己接近突破的邊緣——他知道如果研究方向沒弄錯的話，總歸會瞭解這個錯綜複雜的裝置，使自己進入通往各個空間和時間的走廊中——只是對成功的時機在何時才會到來，常會感到困擾。但他有一次在極令人懷疑的機會中看見這座鐘被兩個人開啓，這兩個人的名聲和動機也同樣令人懷疑，但他們在此世界上的俗務都很幸運地迅速解決……這時古泰德終於獲得一項真正的線索。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他當時為韋爾瑪斯基金會工作，這是一個成員分佈極廣的社團，全

由飽學之士組成。這個社團只有一項宗旨，會員也一直奉行不懈，那就是要把所有殘存的魔鬼集團，以及尚在存亡之間掙扎的蘇魯神秘圈之邪惡勢力徹底根除。有一次古泰德去麻薩諸塞州亞干市的米斯卡東尼克大學訪問，這位偉大的神秘學家進到該大學享譽世界的圖書館，裡面典藏豐富，而且看管甚嚴。他仔細翻閱各種古書，竟然發現一些很古怪的象形文字。他當時真是大吃一驚，因為這些文字與他的巨鐘表面的數字符號極為相似。這且不說，這本書居然是象形文和拉丁文對照的。

當他完全瞭解這些由羅西塔史東所提供的象形文知識之後，古泰德就回到倫敦，很快又恢復這項艱鉅的研究工作，他繼續發掘出一些有關這座鐘的古老歷史，它們已湮沒不知有多少世紀。他以往的推測並沒錯，這個奇妙的裝置的確是種交通工具：它是一架時空機器，它的原理非常玄奧，甚至有過於宇宙中心學說，因為像這種東西我們至少還能臆測到。

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他曾寫信給一位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名叫狄曼瑞。他說：「我現在所處的情況，就像一個尼安德特爾猿人正在研究一架飛機的操縱手冊——只不過我連手冊也沒有！」狄曼瑞對這位學問淵博的老友並未能提供任何協助，雖然他父親曾經一度擁有過這座鐘，但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無法記起任何有關的事。不過古泰德可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人，如果他決心要追究什麼事，他不會放過任何可能的線索，於是他很有耐心地

等下去。

他的工夫並未白費，一點一點地他已經把這座鐘的各項古怪秘密都揭露出來。他已經知道如何開啓正面的護蓋，不致於引起各種可能的後果，於是一直照亮鐘內部的奇異光線終於透出來，使他黯淡的書房產生很多詭秘的陰影，而且還變幻出他從未見過的色彩。他也知道如何利用精神感應的方式使自己與機器的細弱振動協調一致，照他自己的說法，也就是如何使自身與時光之鐘合而為一。他也弄清楚應該給這座鐘什麼樣的「命令」，才能使他登上時間與空間範圍中的旅程，所以最後一刻很快就來臨，他相信已經可以搭乘這種古怪交通工具試飛一次。

古泰德獲得這些知識的時機十分合適，這時他心理上已能接受自己的理論，不必強迫自己冒險測試。在試飛的那一刻，他和那位年輕朋友狄曼瑞（他也是韋爾瑪斯基金會的會員）都在他倫敦家中，那是所相當大的平房，位於希斯街。

對於蘇魯神秘圈這一邊的神祇和邪魔來說，這兩個人的存在令他們感到芒刺在背，非除去不可，因此圈子裏的主要人物，也就是可怖的蘇魯本人，終於發現一個方法可以反擊這兩個人。於是蘇魯就在他隱藏於廣大太平洋某處的家中策劃這項陰謀，並且找到雪公爵伊薩卡協助他辦這件事，伊薩卡還有一個綽號叫踏風人。由於伊薩卡本人無法越過老一輩神祇在早

先所設的障礙物，也就是說，他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北極和它鄰近區域，或是波里爾星路及其他異星世界。不過毫無疑問，他仍然是世界上所有的主宰，現在他由天空的四周把風吹過去，猛烈襲擊古泰德的家。

此時他們兩人已沒什麼選擇，唯有向時光之鐘尋求避難處所。那時邪魔們紛紛在格格作響的窗戶外面現出鬼影，大力地敲擊屋子的樑柱，使它顫抖不已，在房子倒坍之前，古泰德已經打開正面護蓋，跨進這部機器，並且邀請狄曼瑞跟他一起走。這場怪誕的小旋風過去之後，房子已變成一堆瓦礫，在其中找不到這兩人蹤跡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不但他們人不見，連那座怪鐘也失去影子。

好，現在長話短說，由於古泰德很成功地逃入極遠的未來中，因而順利避過伊薩卡狂風的襲擊。在他把這個機器的所有複雜控制全部摸清時，他幾乎已經到達時光的終點。不過就狄曼瑞而言，他不像古泰德那麼老練，在這艘時空飛船甫「離港」之際，他已經被可怕的時光潮水沖下船去。結果又被泰晤士河邊的釣魚人救起，他當時已經淹得半死不活，妙的是被救起的時間是在十年之後！由於在時光之鐘中的飛行似乎僅持續數秒鐘而已，所以古泰德的這位年輕朋友一點也沒老化，不過十年的光陰的確已經過去了。這使狄曼瑞訝異地想到他朋友不知道會走多遠，也不知他是否仍然在前進。

他這些問題沒多久就已獲得答案。

狄曼瑞從他奇妙的災難中定過神來之後，就回到他倫敦的老家，隔了一夜的工夫，古泰德也回到人的世界。噢，不過他這次回來已徹頭徹尾地改換成另一個人，似乎一夜之間經歷了一次極大的轉變。他變得年輕些，強壯些，也聰明些（雖然狄曼瑞認為這一點實在很難令人相信），新的古泰德已創造出奇蹟，遠超越出使人置信的程度。由於他這次飛行的成功，等於接續了老一輩神祇的傳統。現在他回到地球上來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提供一個機會給狄曼瑞，邀請他一起去伊雷西亞，老一輩神祇們所住的地方。古泰德怕他會不上鉤，就把自己的冒險經過講給他朋友聽，藉以引誘他：

「……我曾經陷身在史前海洋的岸邊，曼瑞，只能靠自己的智慧生存，我獵取過巨大的螃蟹，也用長矛刺殺過怪魚，還要到處躲避想拿我當點心的恐龍。接着我又前溯十億年，住在一個佈滿繡紋的巨大圓錐形的物體中，那是一種生物，在亙古之時就已出現在地球上。我還見過三千年後的桑秦帝國，它佔有整個世界，實施殘酷的統治。再過去就是一個巨大的黑洞，一直通到時光的終點。我還到過跟濃湯一樣稠厚的金星海洋，用精神感應的方式和超智慧的軟體動物談話；這個海洋由於太過濃稠，在以後五億年之內連最原始的生物也無法生存下去。不過我在一千萬年之後又回到這個萬分淒涼的海岸，發現它毫無一絲生氣，因為一場

空前的瘟疫把此地球上所有生命全部毀滅……

我幾乎已經親眼看見宇宙的誕生，也幾乎見到它的死亡！這些奇妙的事只不過存在於一層薄薄的時空迷霧之後而已。這座鐘載着我在迷霧中航行，比在迷濛的北海海上橫行之維京龍舟還要大膽，也比他們更具信心。現在我再談談預備帶你去的遠行。

伊雷西亞是老一輩神祇的住處，位於獵戶星座。等我回去之後，你可以待在我的神殿裏。事實上你自己也可以有座神殿，乾脆你就自己住吧。在很早以前諸神都是跟凡人的女兒通婚，現在你可以把它整個轉變過來。我已經這樣做過，老友，所以宇宙屬於我所有。你也可以參加一份……」

不久之後，古泰德果然再度離開地球，但他這回真正把時光之鐘當成「通道」使用，他通過之後就把它留下來，讓狄曼瑞決定是否要跟過來。如果他決定要去探一探機器中最黑暗的角落，那條路可不好走，狄曼瑞很明白這一點。但是到從未夢想過的地方去冒險，這正是他最嚮往的事。那些奇妙景象不斷地向他呼喚誘惑，簡直比女妖用輕歌引誘尤里西斯還難以抗拒。

狄曼瑞對神秘的酷愛程度絕不下於你，他是否能抗拒這項挑戰呢？你能嗎？



經過古泰德的悉心指導，狄曼瑞開始他真正的時光之鐘飛行，所去的時間比古泰德早兩星期。現在古泰德已經回到伊雷西亞，去找他最熱愛的女神夏妮亞。狄曼瑞決定追隨他前往。

在他們兩人短暫的共同飛行中，古泰德已把一切的操縱訣竅都教給狄曼瑞，所以他無需擔心這架奇妙機器會失去控制，使他迷失在路途中。其實最簡單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自己與機器合而為一，因此時光之鐘就成為乘客軀體與心智的一部份，就像額外的肢體或第六感。

因此在黑暗籠罩住大地，半個世界都已進入夢鄉之際，狄曼瑞就乘時光之鐘出發，去證明自己在伊雷西亞也有一席之地，可以開始嶄新而且層次更高的生活。他只有利用一種辦法達到這個目的，那就是驅使這艘船逆着時空的潮流而上。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這個世界在



他出發的瞬時已落到他身後，於是他操縱這艘怪船進入太虛之中，他幾乎已達到人機共生的境界。

在這艘船朝着獵戶星座進發時，他真是興奮不已，心中充滿熱誠，因為在某處——某個遙遠虛空之處，位於一道不可見的屏障之後——那個仙境般的伊雷西亞正等着他。就狄曼瑞看來，由於伊雷西亞就在獵戶星座的旁邊，因此以那個星座為導航的指標應該非常合理。

有一件事狄曼瑞已經下定決心，而且絕不輕言更改；雖然古泰德曾經告訴過他，一旦發生無法克服的困難，他隨時可以透過這座鐘與古泰德連絡，但他決定除非遭到生命威脅，否則將不會這樣做。對於一個並非出生於伊雷西亞的人來說，似乎只有一條路能進入那個地方，那就是經過重重艱險硬闖進去。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待在伊雷西亞，贏得諸神的歡心，享受其中的一切。所以狄曼瑞並不打算依賴古泰德為他爭取這份權利。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只要他能去得了，他就必然會有。

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一點也不假，去伊雷西亞就是他該享受的權利，事實上古泰德也曾這樣暗示過他。他的老朋友當初是怎麼說的呢？

「曼瑞，你身為一個對神秘事物的愛好者，就像當年你父親一樣。所以我要告訴你一些事也許你老早以前也曾猜到過。無論時間已經過得多麼久遠，但在你體內燃燒的火花一直可